

中国帝王全传书系

王朝秘档



朱元璋

和尚皇帝

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身微贱的皇帝



丰满立体的形象脉络，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，
大气磅礴的帝王史诗，壮美瑰丽的龙脉图腾，深刻解读帝王谋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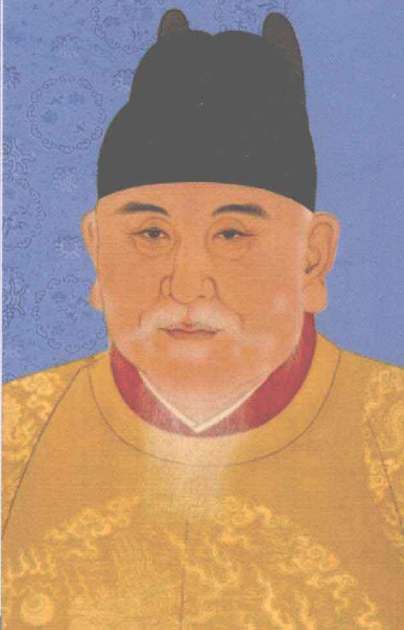
姜克戈 主编 王士晓 编著



出家做了和尚
投奔红巾军崭露头角
勇克金陵苦战鄱阳湖
平东吴王新朝开墓
施新政整治朝纲
铲异己策划“胡党”运动
……

帝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皇帝是九五之尊，代表着权力的顶峰。揭开帝王神秘的面纱……重新解读帝王的历史密码，再现当世王朝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中国帝王全传书系

王朝秘档



《和尚皇帝》

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身微贱的皇帝

丰满立体的形象脉络，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，
大气磅礴的帝王史诗，壮美瑰丽的龙脉图腾，深刻解

姜克戈

王 晓 编 著

朱元璋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藏
清史方略章



出家做了和尚
投奔红巾军崭露头角
勇克金陵苦战鄱阳湖
平东吴王新朝开墓
施新政整治朝纲
铲异己策划“胡党”运动
……

帝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皇帝是九五之尊，代表着权力的顶峰。揭开帝王神秘的面纱……重新解读帝王的历史密码，再现当世王朝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和尚皇帝——朱元璋/王士晓编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9. 10

(中国帝王全传书系/姜克戈主编)

ISBN 978 - 7 - 204 - 10203 - 7

I. 和… II. 王… III. 朱元璋(1328 ~ 1398)—传记

IV. K827 = 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2003 号

中国帝王全传书系

- 主 编 姜克戈
责任编辑 咏 梅
封面设计 宋双成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化大街祥泰大厦
网 址 <http://www.nmgrmcs.com>
印 刷 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
开 本 920 × 1280mm 1/32
印 张 320
字 数 400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10000 套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10203 - 7/K · 564
定 价 640.00 元(全 20 册)
-

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:4972001 4972092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

和尚皇帝



朱

元

璋

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出家做了和尚 (1)
- 第二章 投奔红巾军崭露头角 (30)
- 第三章 勇克金陵苦战鄱阳湖 (126)
- 第四章 平东吴王新朝开墓 (276)
- 第五章 施新政整治朝纲 (321)
- 第六章 铲异己策划“胡党”运动 (389)
- 第七章 罗罪名信奸佞功臣凋零 (427)
- 第八章 金陵夕阳看太祖凋零 (473)



第一章 出家做了和尚

一

朱五四的祖籍原是沛县，跟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是同乡。不知哪一代祖先由沛县迁到了句容县。他的曾祖名叫朱百六，百六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名四五，次名四九。四九生了初一、初二、初五、初十，四个儿子。长房初一，就是朱五四的父亲。五四有个哥哥五一，出生于至元十二年（1275年）。宋元以来，没有职事的平民百姓，一般不起名字，以父母年龄之合，或者弟兄的行辈顺序作名字。五四出生那年，父母的年龄之和是五十四岁，他就成了“五四”。不用说，他哥哥五一出生的时候，父母的年龄之和是五十一岁。

就在那一年，忽必烈派将军率二十万大军南下。拔襄阳，攻汉口，沿江东下，直扑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。第二年二月，攻破南宋都城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。南宋丞相文天祥、张世杰、陆秀夫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，终因寡不敌众，节节败退。文天祥不幸战败被俘。张、陆等南宋忠臣，在广东新会崖山，作了最后的壮烈搏斗，最终没能挽救南宋政权的灭亡。

忽必烈统一中国后，中原百姓成了听凭元朝驱使的顺民。他们被编入固定户籍：民户、军户、匠户、灶户（煮盐）、儒户、矿户等，分别承担不同的赋税和劳役。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“淘金户”，每年被逼着交纳一定数额的黄金。初一不会淘金，句容县也不出黄金，只得全家逃亡。一路乞讨，辗转来到泗州盱眙（今安徽盱眙）。这里有大片因兵祸而抛荒的土地。初一在这里安顿下来，垦荒种地，日子渐渐有了起色。五一、五四两个儿子先后娶上了媳妇。

朱五四的媳妇比他小五岁，娘家姓陈，父亲曾在南宋名将张世杰麾下充当亲兵。崖山之战惨败后，侥幸逃得性命，历尽艰险从海上逃回老家扬州。为了逃避元军的搜捕，老家待不住，偷偷迁到盱眙县津里镇，靠巫术和占卜为生。他膝下无子，只有两个女儿，长女嫁给季家，二女嫁给了朱五四。

这位二姑娘，面容娇美，手巧心慧，自幼得到父亲的钟爱，教她读书识





字,并传授些古今兴替、时风世俗等方面的知识。在当时的乡间女人中,像陈姑娘这样知书明礼的女子少之又少,因此,颇得全家人喜爱。朱五四也认为,新媳妇一定能给他的后半生带来幸福安泰。殊不知,这只是一厢情愿,幸福美满永远也不属于寻常百姓家。朱家没过上几天安顿日子,官府的横征暴敛却接踵而来。

按照元朝规定,淮河两岸百姓要交纳田税、丁税和科差。田税每亩三升,丁税每人三担。丁税是田税的一百倍!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入仓,每担再加鼠耗三升。科差包括:丝料、包银、官吏俸钞。即每户要交纳丝一斤四两,包银四两,官吏俸钞一两。此外,民户还要负担筑城、修河、造船、运粮、打马草、造甲杖等徭役。富裕户还要负担里正、社长、看守仓库等职役。这些职役的费用,往往又摊派到小户头上。如此沉重的负担,平民百姓哪家吃得消?初一夫妇亡故之后,五四兄弟已是家徒四壁,只得再次流浪。兄弟俩先逃到五和县,后来又到处县停留了一阵子,最后,来到钟离县东乡暂住下来。

俗话说,破衣虱子多,穷人孩子多。这时,老大五一已经有了四个儿子:重一、重二、重三和重五。老二五四生了三个儿子:重四、重六、重七和两个女儿。一家七张口,已经使五四无力应付,如今老婆又生下个“重八”,岂不是黄连树上挂猪胆——苦上加苦!难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,一听说添丁的“喜讯”,便像祸事临头似的,抱头恸哭,非要把孩子摔死……

“五四,你一定要摔死儿子,就先把俺打死!”陈氏搂紧儿子,放声大哭。

正吵得不可开交,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一个须发皓然、仙风道骨的老人。他进了屋子,冲着气势汹汹的莽汉笑道:

“嘿嘿!朱五四!我在外面听得明明白白,你想摔死自己的儿子,是吧?好嘛!虎毒不食子,莫非你比老虎还狠毒?早知如此,当初何必造这孽?”老人近前瞥一眼仰卧在床上的婴儿,回头说道:“朱五四,你近前好好看看你儿子的相貌。”

朱五四根本没有在意儿子是啥模样,一听老者的话,近前俯身一看,立刻大嚷起来:“老天爷呀,吓死人——一个丑八怪呀!”

“嘿嘿,庄稼人懂什么!你再仔细看看。”老者指着孩子,露出一副惊骇的样子。“你看这脸面:天庭高昂,地廓前仰,眉骨高耸,鼻翼横展,双耳外翘,脸庞修长——此乃世所罕见、大福大贵之相也。”说到这里,老者伸出右手,掐起了手指头:“今日是天历元年——戊辰年,九月十八日。‘天历元年’,乃是新纪开元之年;这戊辰,乃是龙兴之期;九月十八,乃是难寻难觅的黄道吉日。孩子选在三祥并臻的吉年吉日吉时降生,尔后,即使不出将入



相，也是富贵尊荣不可限量也！”

“算是你老人家说得在理。那……”朱五四根本听不懂老者所说的一大套吉凶阴阳的话，只觉得人家是远近左右闻名的大学问人，大概不会胡乱欺骗自己。“那，为什么这孩子一落草，就给俺带来一场大火呢？要不是乡亲们救得急，俺这个家早没了！照俺看，这是个满斤足两的丧门星！”

“嘿！这怨不得天，尤不得人——怨你自己家里有邪气！”

“就算是俺们家里有什么歪气、邪气。可，俺们家从来也没起过火呀？”

“嘿嘿，贵人岂能驾临寻常地方。”

“你的话俺不懂。”

“要是没有这把天火，驱除干净这座房子里的阴寒邪祟之气，就凭你这两间破房子，能担得起大福大贵的孩子？五四，信不信由你，尔后，你们家的荣华富贵，全在你的小儿子身上！”

老人拱拱手，扬长而去。朱五四摸着稀疏的短胡茬，久久愣在那里。他根本不相信，一个有着讨浪子命的人，能生个给他带来大福大贵的儿子。

陈氏躺在床上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心想，白胡子老人一席话能使得要横撒野的愣头青蔫了，蹲到地上低头扯胡须，足见他对贵人降临的话有几分信服，索性顺着话头再吓吓他，免得他以后上来牛脾气，动不动拿着老婆孩子出气。

“孩子他爹，你过来。”她抽抽噎噎地哭着，温语呼唤。

“干啥？”朱五四头触着膝盖，动也没动。

“过来呀，俺有体己话跟你说呐。”

“哼！你能有什么体己话说？”嘴上这么说，他却站起来，挪到床边，一屁股歪坐在床沿上。

陈氏语气郑重地说道：“今日傍晚天，俺做了一个梦，梦见……”

“俺没有闲工夫听你说鬼呀、梦呀的！”五四拔腿要走。

“咳！慢着。那可不是五不拉、六不拉的闲梦，是对咱们家大吉大利的上等好梦。”

“那……你说说看。”他又坐了下来。

“俺在梦中遇到了异人呢。”

“你快说，碰上了啥异人？”

陈氏望着丈夫的脸，神色肃然：“俺在东岗上剜野菜，不知从什么地方，来了一个白须白发、手摇拂尘的老道士。他来到俺的面前，眼笑眉开地说道：‘施主，你大喜啦！’俺说：‘俺家穷得饭都吃不上，三尺肠子闲着二尺半，哪来的喜事？’老道说：‘今日你家贵人临门。你赶快回家，收拾收拾迎接贵



人吧！’俺一觉醒来，就觉得肚子里闹腾得紧，赶忙叫你去请汪妈妈。这不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孩子就降生啦。”她压低了声音补充道，“孩子的外公在世的时候，经常跟俺说，梦见和尚道士，大吉大利。说不准，这孩子真有大福分呢。”

“咦？你的梦，跟刚才那老者所说的，全都对卯对榫呀！孩子他娘，有这样的梦，你为啥不早跟俺说呢？”

“唉！俺是不敢相信，那样的好运，能真的轮到咱们穷鬼头上。再说，你整天拉着张长脸，恶鬼判官似的，谁敢招你惹你？万一不灵验，不得让你骂死？俺就是有满肚子的梦，也只能让它烂在肚子里呀。”

“咳！都怨俺，都怨俺。俺天生这么个熊脾性，你别拿怪。孩子娘，你还梦见什么？赶快都说出来，让俺好生乐呵乐呵！”

“好梦，做得是不少。”

“你快说！”

“好吧。俺再说一个给你听。这梦，大约有十个月啦。”陈氏眨眨眼睛，仿佛在回忆。“有一天俺梦见从天上飞下一位白袍仙人。他双手交给俺一粒仙丹，说吞下肚子去，准生贵子。那仙丹，足有樱桃那么大，光亮通红。俺接过来一试，沉甸甸的，闻一闻，香气直往鼻孔里钻。俺赶忙喝口水，一仰脖子吞了下去。只觉得连嗓子眼里都喷喷香，浑身舒坦得很。打那以后，孩子就上了身。孩子爹，你说，这梦奇不奇？”

“这么说，是神仙给咱们送来的小儿子呀——好梦，好梦！”五四深情地望着闭目沉睡的儿子，咧开大嘴笑了。“嘿嘿嘿！孩子他娘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啦。你还记得不？有一天，俺爬到你的肚子上，就闻到你的嘴里香喷喷的，你还说俺胡编瞎诌呢。八成，就是你吃了仙丹那一天。这么说，咱们两口子，兴许后半辈子时来运转，要跟这孩子享几天清福啦！”

“唉！刚才那老人不是也这么说吗？不过，要是光想着尔后享福，不想想福是从哪儿来的，亏待这孩子，只怕福气也就没啦。”陈氏伸手指指儿子，“你知道孩子身上这块红绸子，哪儿来的？”

“咦——从哪儿弄来的？咱们家可没有这么好的东西。”

“就是嘛。这是三天前，俺在河边洗衣裳的时候拣来的。你想呀，好端端的一块能派上用场的绸子布，谁舍得扔掉？分明是哪路神仙专程给孩子送来的。”

“哎哟哟，俺的娘呀！不得了——这孩子！”五四一拍床沿站了起来，盟誓似的说道，“孩子娘，你放心，往后俺会拿着俺的小儿子当亲爷祖宗待。俺向你赌咒，俺要是掴他一指头，就不是爹生娘养的。俺就是自己冻死、饿死，

也不能让咱们这宝贝儿子受半点委屈!”

二

说来也怪,自重八降生,朱五四家的喜事是一件跟着一件地来。刘继祖在东乡为重六重七分别找着了一个好人家去“入赘”,而那个汪大娘也喜滋滋地在西乡为重四说定了一房媳妇,姓齐。正好今年的收成不错,在刘继祖和汪大娘的大力相助下,重六重七顺利地“出嫁”,重四也顺利地娶回了老婆齐氏。

三个儿子好歹都算是有了媳妇,朱五四和陈二娘就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,但这口气还没有松多长,朱五四和陈二娘的眉头就又锁了起来。他们的四儿子重八生病了,而且生的还是一种异常奇怪的病。

重八好像十分讨厌陈二娘的身体了。有时候,陈二娘好不容易地将自己干巴巴的奶头塞入重八的嘴里,可重八“噗”地一声又将它吐了出来,吐得很响,也吐得干脆。

后来,重八的小肚子不知从何时开始,一点点地胀鼓了起来,越胀越明显,越鼓越厉害,像是有谁在往重八的肚子里吹气一样。

听说重八得病了,那汪大娘也很急,就从一个99岁的老太婆那里弄来一大包草药给重八吃。草药吃下去了,重八的肚皮依然鼓胀着。朱五四一咬牙一狠心,请了一个郎中来。那郎中对重八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一番后,不知为何,突然脸色大变,一句话也没说,一文钱也没要,就狼狈地离开了朱家。见郎中这副模样,朱五四和陈二娘对重八的性命便差不多绝望了。眼看着,重八就瘦成皮包骨了。

那汪大娘又急急地跑到朱家来,说是她听到一个99岁的老头子说,像重八这种怪病,必须到和尚庙里去舍生,只要舍了生,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

所谓“舍生”,简单点解释就是,孩子由父母领着,去到庙里向主持方丈许愿,许愿孩子长大之后入寺为僧,而这期间,佛祖就会保佑这个孩子平安顺利地长大。

一般人家,是不大情愿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去做和尚的,只是朱五四和陈二娘没有选择,唯一的选择,就是尽力挽救重八的生命。于是,朱五四带上一小口袋面作为香火钱,陈二娘抱着重八,赶到距孤庄村十多里外的皇觉寺里请主持高彬法师为重八舍了生。

那时候的和尚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。特别是庙里的一些大和尚,不仅可以娶妻生子,还占有相当数量的田地。比如皇觉寺里的高彬法



和

尚

堂

帝



朱

元

璋





师,就有妻子儿女。而皇觉寺里的几十个大小和尚,也主要靠的是收租过活。

说来也怪,重八舍生之后,硬鼓鼓的肚皮就瘪了下去,而且一颗小脑袋还拱进陈二娘的怀里寻找着乳头。朱五四和陈二娘终于卸下了这桩沉重的心病。

当初,她多次听到会占卜相面的父亲说过,有奇命者,必有奇相。如此看来,这孩子尔后必然不同寻常。念头这样一转,疼子之心油然而生。邻居家给几颗红枣、黄杏,亲戚家送几个糯米蒸糕,白面饽饽,她总是藏着掖着,偷偷塞给小儿子。逢年过节,无钱给孩子买新衣,她就拆旧改新,浆洗得挺挺括括,孩子穿到身上来到人前,比别的孩子还显得精神利落。

聪明乖巧的朱重八,没有辜负慈母的疼爱,小小年纪便善解人意,在父母面前特别礼貌懂事,拿得动的帮着拿,干得起的帮着干。陈氏越来越喜欢这个小儿子。六岁的时候,就教他念书识字。不到一年,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千家诗》等,他已经背诵得滚瓜烂熟。陈氏见儿子天资好,有灵性,更加上心地教导培养。重八九岁那年,她终于说通丈夫,破例让小儿子进私塾,跟一位老秀才读书。重八不负父母的期望,读书特别用功。老塾师经常当众表扬:

“吁唏!人不可貌相,海水不可斗量哉。小重八固然貌相欠佳,然而聪慧异常,抑且读书用功。如能持之以恒,而后仕进之路,宽广畅通。朱五四家门楣光耀,乃在意料之中也!”

三

旧时的私塾里,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先生不在家,学生爬屋笆。私塾没有上课、下课的规矩,更没有星期、假日的习惯。除了地里的活计大忙时放几天农忙假,再也没有自由活动的时间。学生个个像笼中的小鸟、监狱里的囚犯。一旦先生有事外出,便是他们的盛大节日。

这一天,先生被人请去立约写契。临走时一再宣布,都要认真地背书写字,不准打闹玩耍。可是,他的身影刚刚在门外消失,学屋里便像火炉里撒盐——顿时炸开来。学生们一窝蜂地涌到院子里,摔跤的,踢毽的,顶拐的,打瓦的……乱哄哄闹成一团。他们玩得正高兴,忽然听到一声大喊:

“停下,都给我停下!”

喊话的学生名叫孙璜,是本乡财主孙庆福的四儿子。这后生,读了六七年书,却不能越过《孟子》的门槛。桑皮纸糊面的线装书,“读”成了椭圆



和

尚

堂

帝



朱

元

璋



形——仍然不能从头背到底。而搞起恶作剧，欺负起同学来，却是个鬼精灵。那年月，有钱便有势，财主家的儿子，学生们个个惧着三分。虽然教书先生只喜爱勤奋上进的好学生，但对于这个害群之马，却是奈何不得，害怕得罪了东家，丢掉饭碗。

“喂，都站过来，给我排成一行。”等到学生排好队，他又命令道，“从北头开始，你们都要四蹄落地当牲口。每个人先学三声毛驴叫，然后，我骑上去，驮着我走。都要听从喝呼。我就是上面使拳脚、唱大戏，你们也不准停下。绕着南面那棵大柏树转上三圈，就算尽了孝心。哪个小子，要是他妈的不想驮，或者驮不够三圈，当心头皮上堆醋栗！”

朱重八个子高，排在队伍的第五名。前面四个同学顺从地驮完了三圈，很快临到了他。他一声不吭，乖乖地伏到地上，孙璜一偏腿骑了上去。学罢三声驴叫，重八手挪膝移，向前爬去。眼看着来到大柏树跟前，他突然将屁股高高撅起，猛力朝前一掀。“妈呀”一声惊叫，孙璜从重八的背上飞了出去，一头撞到了前方的大柏树上。“咚”的一声响，小霸王四肢挺直，晕了过去。

“摔死人啦，摔死人啦！”学生们惊呼着四散逃开。

朱重八一时愣在那里。他只想把这个欺负人的家伙狠狠教训一番，没想到，用力太猛，把人家摔得这么狠。看样子已经死了。重八害怕了，爬起来拔腿就跑。刚跑了几步，又停了下来。心想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自己躲开了，父母要跟着受连累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逃跑不是男子汉的勾当。况且，果真摔死了人，跑也跑不掉，索性去偿命好啦。想到这里，他扭头走向原地，木桩似的树在那里，等候厄运的到来。

重八刚站定不久，孙璜便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。揉揉眼，发现仇人正站在自己面前。大吼一声，饿虎扑羊似的冲过来，挥起右拳朝重八脸上猛捣过来。重八虽然比他小四岁，可是身子灵巧，力气不小。他“嗖”地往旁边一闪，躲过了对手的重拳。趁势左脚下绊子，右手挥拳，照准对方的后脑用力击去。孙璜脚下被绊，脑后吃了重拳，立脚不住，“扑通”一声摔了个狗吃屎。重八抬起一只脚踏上他的脊梁，怒声喝问：

“坏种，你还敢欺负人吗？”

“啊啊！亲娘哟——打死人啦！”孙璜趴在地上哭嚎，“刘狗子！快去叫我爹来，打死这狗日的！”

“不用叫，我来啦！”孙庆福拖着一根棍子，应声进了私塾院子。“我倒要看看，哪个吃了豹子胆的狗杂种，敢对我的儿子下毒手！”

“庆福公，庆福公！”老塾师急忙挡在前头，连声哀求，“你老人家消消气，



听老朽直言几句好吗？学生打闹，乃是家常便饭。好在没闹出什么伤残。你老人家，应该庆幸才是。”

“谁说没有伤残？”孙庆福把儿子拉到跟前，指指头，又指指脸，“你看，头上起了个大包，额头上擦破了一大块皮。”

“哟哟——该打的！”老塾师装模作样仔细看了一眼，回头说道，“庆福公，起个包、破点皮，总比留下伤残好。这是上苍保佑，令郎福大，也是贵府上积德行善修下的福分呀。”

老塾师连连陪笑脸，孙庆福的怒气减轻了不少，但仍不肯罢休：“哼！不是我家福大，今天非出人命不可——绝不能便宜了这坏小子！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老秀才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，“古人云：顽童打顽童，打死顽童不偿命。就是告到官府，对未成年的孩子，也是从宽发落呀。”见孙庆福一时语塞，老塾师继续劝道：“贵府公子受了委屈，庆福公自然心里痛惜，老朽何尝不是打心眼里难过？无奈，事情已经发生，就是把重八打死，令郎身上的伤痛也不会减少分毫呀。古人云：往者长已矣，来者犹可追。老朽保证，尔后一定加意看护，绝不会再让令郎有半点闪失。况且，依庆福公的身份、德望，总不能学小孩子打架，拉过重八打一顿吧？”

老秀才的话，柔中有刚，孙庆福只得借台阶下驴：“我当然不会动手打一个孩子。”他似乎忘记了刚才抡起棍子打小重八的事，“好鞋还不踏臭狗屎呢。”

“说的是呢。庆福公尽可放心地回去，老朽一定要严厉处置那坏孩子。”

送走了孙庆福，老塾师把重八喊到自己屋里，满脸愠色地问道：“朱重八，你跟我说实话。今天这场麻烦，到底是怎么引起的？”

重八自知惹了大乱子，不光一顿板子逃不掉，只怕还要被赶出学屋，永远不能念书。他知道，老师最讨厌学生说谎。为了讨得老师的宽恕，索性把事情的去来龙去脉如实说了一遍。不料，老秀才听罢，不但没有摸板子，嘴角上反而绽出了笑纹。重八正在高兴，忽见老师脸上的笑容倏然而逝，布满皱纹的老脸，挂上了层层冷霜。他吓得心口咚咚跳，咬咬牙，等待厄运降临。不料，老师闭上双眼，捋着稀疏的花白胡须许久没有开口。过了好一阵子，方才睁开眼，愠而不怒地教训道：

“朱重八，你今天干了一件不可理喻的蠢事！往后必须牢牢记住：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仁义方为君子，鲁莽乃是草寇行径。孙家少爷不是寻常后生，岂是轻易惹得的？似你这般，动辄撒野动武，何日能成为谦谦君子？老师我，今日懒得打你一顿板子。往后，再敢招惹是非，这学屋不是你待的地方！记住了吗？”



“老师，学生记住了。”重八恭敬地作答。

不幸，美好的愿望，代替不了残酷的现实，两个月后，重八流着泪离开了学塾。

重八失学，不是因为撒野动武，而是驱赶不掉的贫穷，把他赶出了心爱的学塾。

这几年，穷兵黩武的元朝政府，为了支付巨大的军费开支，更加肆无忌惮地聚敛。繁多的赋税，苛重的地租，家里人口又多，父亲再也无力支付重八的塾资和书笔费。他只得流着泪离开心爱的学屋，回家帮着父亲种地。不久，父亲又要他“自己打食自己吃”，他去给财主刘继德家做了放牛娃。

离开文质彬彬、谆谆教诲的老塾师，重八像掉了魂。于是就破罐子破摔，渐渐学得一天比一天粗野。骑在牛背上高唱山歌，大声吟诵《千家诗》的十岁牧童，很快成了擅搞恶作剧的孩子王。

故事，是孩子们五彩缤纷、乐不知疲的神奇乐园。朱重八继承了母亲擅长言辞的天赋，加之念过两年书，能说会道。他把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古今奇闻轶事，经常说给小伙伴们听。牧童们把牛拴在山坡上吃草，常常聚到重八的身边，央求他说故事。一张张小脸乞求地望着自己，重八感到很得意。于是，有求必应。他总是坐到高处，让小伙伴们团团围着自己。然后，眉飞色舞，有声有色地讲起来。但，每次都不多讲，至多讲一个故事——给小伙伴们“解解馋”。还有个交换条件：听故事的人要轮流帮他把大条筐割满青草，他好回去向东家交账。按照东家刘继德的规定，牧童们除了把牛在山上放得饱饱的，还必须背回一筐鲜草，做几匹马的夜餐。小伙伴们为了听故事，都争先恐后地为重八效劳。渐渐地，他成了伙伴们心目中的智多星，领头人。

重八当仁不让，处处以首领自居。

孩子们另一件喜欢的事，就是舞枪弄棒。每当看到小伙伴拿着树枝做成戈矛，相互对阵厮杀时。重八便把他们集合起来，分成敌对的两帮，让徐达和汤和分别担任两队的首领，他自己则做两队的大元帅，让周德兴给他做传令官，指挥两队人如何摆队形，设埋伏，进行厮杀，哪队作战勇敢最终取胜。有时则让一帮先占领一处高坡，让另一帮冲上去争夺。谁能最后在高地上站住脚跟，谁便是这场战斗的赢家。赢家可以得到重八的奖赏：高声赞美几句或者给胜利的一方单独讲一个故事。

俗话说：半大小子壳郎猪。财主家供给长工的伙食，一年到头都是粗茶淡饭。牧童的待遇，比之长工又等而下之，几乎天天不变样：一小碟不见油星的咸菜，一大碗几乎照出人影的糙米稀饭。肚子填得胀鼓鼓，撒几泡尿，



便饿得不行。年轻人又爱活动，等不到天黑收工，肚子里早已唱起了连台大戏。重八饭量大，更比旁人饿得紧。看到小伙伴们一个个无精打采的样子，眉头一皱，想出了主意。

“喂，伙伴们，你们饿不饿呀？”他大声吆喝着问。

“肚皮贴上了脊梁骨，俺早饿得不行啦。”徐达抢先作答。

“一个个都是他妈的笨蛋——放着能解饥困的东西不吃，捂着肚子出熊样，没人可怜！”重八一副教训的口气。

“好吃的东西在哪儿？俺们怎么没看见？”汤和等纷纷询问。

重八手一挥，指指面前的一片豆地：“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“豆子呀，谁不认得。”徐达答道。

“弄来吃，不就得啦。”

“豆子还不成实，怎么吃？”汤和的头摇得像拨浪鼓。

“已经半粒啦——可以充饥。”

“生豆子，豆腥味大着哪——咋吃呀？”周德兴也不住地摇头。

“笨蛋，不会点上火，烧熟了吃？”

小伙伴们一听，“轰”地一声散开，朝着近旁的一块豆地跑去。一看，立即大声阻止：“喂！不能摘这块地里的豆荚。这人家穷，他家还填不饱肚子呢。”

“那……到哪儿去摘呀？”徐达高声询问。

“到南边俺东家的地里去摘！”

“你东家厉害，俺可不敢偷他的。伙伴们一时愣住那里。

“咳！这怎么是偷？这是帮他的忙，要不，他家谷仓里的粮食还得多烂些！”见伙伴们站着不动，重八抬步就走，一面喊道：“怕个球！想吃香豆粒的跟我来——我领着你们去！”

蛇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。有了勇敢的领头人，谁还害怕。孩子们发一声喊，呼啦啦朝着刘家的地里奔去。不一会儿，大兜小兜的豆荚摘回来了。重八指挥伙伴们拣来干柴，找个背风的地方架上火，哗哗剥剥烧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。像一群贪吃的猴子，孩子们一哄而上。狼吞虎咽地吃着喷香的鲜豆粒，他们齐声赞叹重八出的好主意。

听到同伴的夸奖，重八感到很得意。用衣袖揩揩嘴角上的黑灰，他说出了新主意：

“伙计们！熟豆荚比生豆荚的味道，怎么样？”

“那不差远啦！”伙伴们齐声作答，“生的咽不下。”

“嘿嘿，说得对极啦！”重八得意地笑道，“从明日起，我叫你们天天吃上





和

尚

皇

帝



朱

元

璋



11

喷喷香的熟豆荚。你们不信？明日，我就把刘继德家那口小锅弄出来，咱们把它藏在山上。往后，豆子、高粱、长生果、芝麻粒，什么能吃了，咱们就吃什么。煮着吃，炒着吃，怎么好吃，就怎么吃。”

“那……叫人家知道了咋办？”

“嘿！刘继德不干活，一天三顿，撑得打饱嗝。咱们天天在山上忙活，却瘪着肚子挨饿。这太不公平！吃他点粮食算什么。你们说，是不是？”

“对。就应该吃他的。重八大哥的主意好哟！”孩子们一阵欢呼。

朱重八长得身材高大，黑黑的脸盘，高高的颧骨，大鼻子，大耳朵，粗眉毛，大眼睛，下巴比上颚长出好几分。整个脸型像一个横摆着立体形的山字，脑门上一块骨头突出，像个小山丘。样子虽不好看，却很匀称，显得威严而沉着，谁只要见他一面，再也忘不了他那个怪长相儿。

小时候的朱重八，最会出主意。有一天，忽然想学学黄桥兵变、龙袍加身做皇帝的赵匡胤。

这些日子，指挥伙伴们打仗、夺山头，已经玩腻了。肚子里的故事虽然尽量变着花样讲，但都讲得成了老古董。临时瞎编，重八觉得累得慌，便想出了个新花样。他让周德兴把同伴们召集到身边，高声宣布道：

“这几天，大家玩得没精神，我也没给你们说好听的故事，你们一定闷得慌啦，是不是呀？好！今天我教你们玩个新花样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，好！你要教俺们玩什么？”

“你们猜猜看。”

“俺们猜不着呀。”

“我谅你们也猜不着！哈哈，我要教你们玩的花样，你们从来没见过。别瞎嚷嚷，都听我说！今天咱们要玩的，是让你们个个做大官，到金銮殿上参拜皇帝。”

“啊？你叫俺们做大官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那……皇帝在哪儿？”

“呶，在这儿。”重八拍拍自己的胸膛，“从现在起，我就是皇帝。你们要三跪九叩参拜我。我是金口玉牙，说一不二，谁敢不服从，拉出午门斩首！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好，现在开始准备，准备好了，过来参拜我朱皇帝！”

孩子们折来柳条编成乌纱帽，拣来破木板做成朝笏。周德兴找了一块破水车页板，给“皇帝”做了一顶“平天冠”，又用棕榈丝，给“皇帝”做成胡须。重八又把从母亲那里听来的、有关皇帝升殿的礼节，向“臣子们”教导了一番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参拜皇帝大典正式开始。



这群穿着破衣烂衫、单片灯笼裤的放牛娃，个个成了手捧笏板的文臣武将。他们在周德兴的指挥下，排成整齐的两行，迈开方步，登“玉阶”，进“金殿”，三跪九叩，山呼万岁，恭恭敬敬参拜皇帝。高坡上的一块大石头，做了龙墩。朱重八高坐在上面，头戴平天冠，三绺长须拂胸，微笑着接受群臣的朝贺，俨然是个临朝问政的天子……

朱重八的心计越来越多，胆子越来越大。除了经常要过过皇帝瘾，做一回众人匍匐在地、一呼百诺的真龙天子，还干了不少恶作剧。

这年春天，地里没有可吃的东西，藏在草丛中的铁锅，仍然能派上用场。他常常偷出东家一些米，到山上煮了，跟同伴们一起吃。白水煮米饭，虽然可以充饥解饿，可是，东家炒肉的香味天天往鼻孔里钻，馋虫在肚子里翻腾，口水流得像泉涌。看到东家吃罢大肉大鱼，歪着脑袋剔黄牙，重八心里就发恨。一直想找个机会，进行报复。

重八一骨碌从草地上翻起来，并很快将一头小牛犊拉到徐达等人的跟前道：“这里有现成的肉，我们为什么不吃？”

徐达等人许是都饿坏了，一个接着一个地跑到重八身边，七手八脚地将小牛犊捆翻在地，还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砍柴刀。操刀的是重八，几刀便将小牛犊砍咽了气。剥牛皮的是汤和，汤和似乎天生就有剥皮的手段，顶多也就一顿饭的时间吧，那头小牛犊除了一张皮一根尾巴和一堆骨头外，其余的，全让重八等人用火烤着吞进了肚里。吞得汤和一边捂着鼓鼓的肚皮在山坡上打滚一边不停地大叫着“快活”。

穷人家的孩子，能吃上火烤牛肉，的确是一件很快活的事。但没有快活多久，一个七八岁的放牛娃就啼哭开了：“我们吃了二老爷的牛，二老爷还不把我们打死啊。”

这一啼哭，汤和也慌了，赶紧看重八的脸。那徐达和周德兴也不约而同地盯向了重八。重八却满不在乎地言道：“二弟三弟四弟你们都不要害怕。这点子是我出的，牛也是我亲手杀的，只要我们不把这事说出去，我心甘情愿让二老爷打我一顿。我一个人挨打，大家吃肉，还是划得来的。”

听重八这么说，众人便多少有些放下了心。但怎样才能让二老爷刘德只打自己一个人，却让重八着实费了一番脑筋。不过脑筋也不是白费的，重八的目的达到了。

黄昏的时候，重八等人赶着牛群回到了刘德的牛棚。刘德像往常一样，站在那儿过数。重八从怀里掏出那头小牛犊的尾巴递到刘德的面前说，有一头小牛，钻进了一条山缝，他拉着牛的尾巴拼命地往外拽，结果小牛钻进山肚子里去了，牛尾巴被他拽了下来。刘德当然不相信重八的鬼话，一脚



和

尚

皇

帝



朱

元

璋



将重八踹倒在地，又召来两个家丁，命令他们将重八“往死里打”。打得徐达、周德兴、汤和等人浑身直哆嗦，可又不敢上去帮重八，只得慌里慌张地去喊朱五四和陈二娘。等朱五四和陈二娘赶到时，重八已经躺在刘德家牛棚的外面大气不出小气不进了。

陈二娘以为重八死了，眼泪突地就冒了出来。

朱五四得知事情的原委，忙不迭地赔礼道歉。无奈，好话说尽，也平息不了财主的怒气。直到双膝跪到地上，答应包赔一担谷，老财主才悻悻离去。临走扔下一句话：

“我家里不养野贼，叫你那狗儿子远远地滚开。要是再让我看到他那恶心人的丑相，我敲断了他的脊梁骨！”

“唉，小小年纪，杀人家的牛吃——多大的胆量哟！”乡邻们议论纷纷。

“要是长大了，岂不是天王老子他也敢杀？”

“朱五四老爹，等着吧。往后，他那宝贝儿子不会给他少惹乱子！”

“哎呀呀，简直是黑煞星下凡——吓死人！”

朱五四气得三天没吃饭。

这件惊动三村四乡的“吃牛”事件，不但使朱五四赔了稻谷，在人前抬不起头，还给重八留下个恶名——祸害精。

四

这一年，是元朝第十四位皇帝妥懽帖睦尔在位的第十一年，称作至正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343年。这一年的夏天，孤庄村一带爆发了一场大灾难。

先是旱灾，旱得每株稻穗上只有可怜的几颗饱粒子。接着是蝗灾，蝗得那可怜的几颗饱粒子也找不到了。蝗虫过后，不等秋天到来，整个孤庄村就已经是颗粒无收了。连二老爷刘德，也闭口不提田租的事了。

孤庄村的灾难，不仅仅是旱灾和蝗灾。蝗灾过后没多久，先是村中的一个老妇人，突然发烧，突然上吐下泻，然后就死了。接着是算命先生郭山甫的老婆，也发烧，也上吐下泻，也死了。再接着，村东村西村南村北，不断地有人发烧，不断地有人上吐下泻，不断地有人死去。有一天，一个村子，大大小小一共死掉了十个人。连村子里的郎中也无可奈何地死去。郎中临死前对村子里的人说了这么几个字：“这是瘟疫。”

旱灾人们可以忍受，蝗灾人们也可以忍受，但瘟疫不同，人们无法忍受，不是你死就是他亡。也不单是孤庄村，整个濠州一带，瘟疫大流行。只是孤庄村的情形显得更加严重罢了，天天都有人死，天天都有人亡，有几户人家，